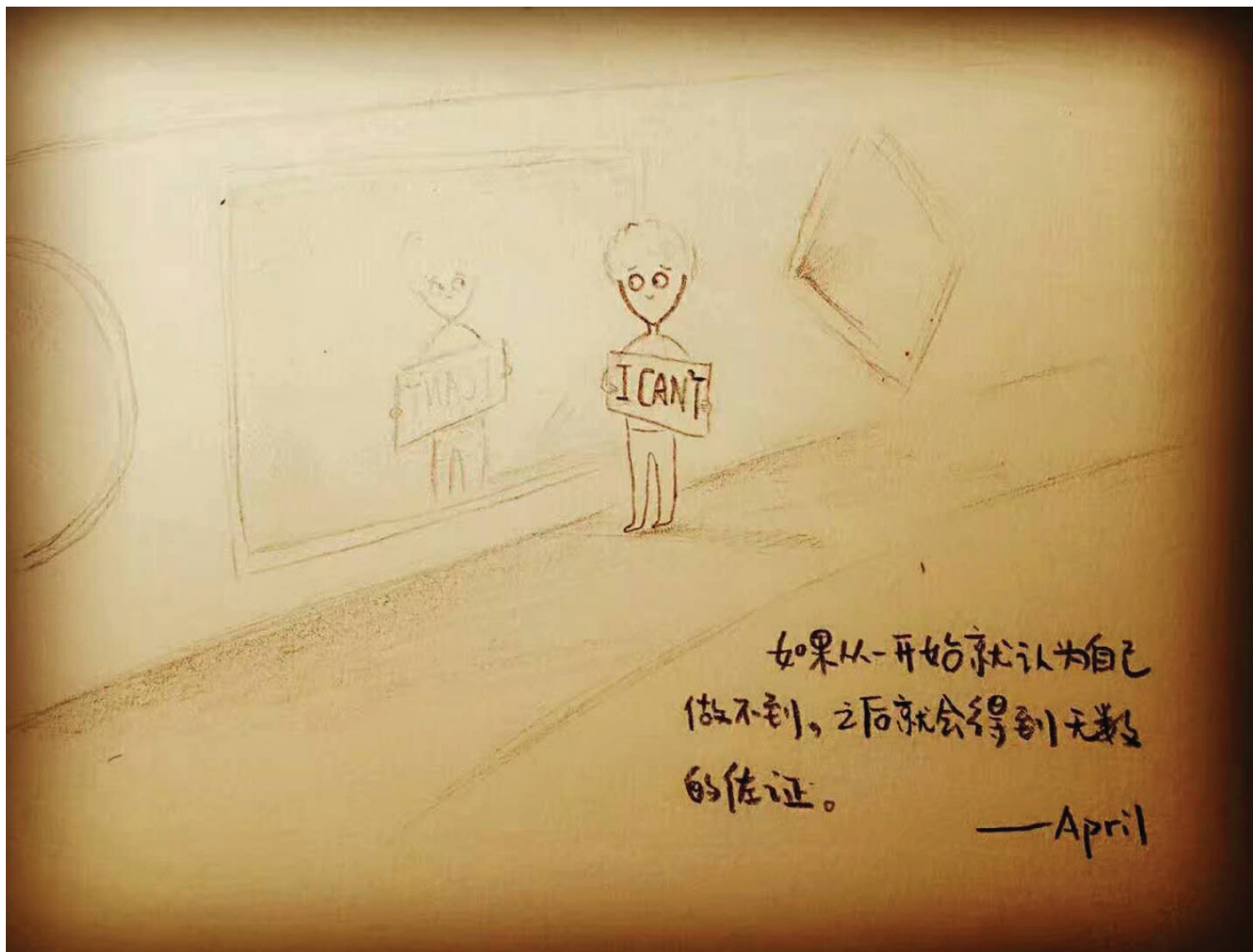


立兴随笔

本报为陈立兴先生开设“立兴随笔”专栏，取“道名不道姓，随心著妙笔”之意，以享“褒贬时弊、品味人生”之美文。

陈立兴，男，中国辽宁朝阳人，1968年出生。199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，经济学博士。多年来一直专心读书、藏书和写作，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百余篇，2010年出版经济学专著《博弈、调控与国际协作》。现与女儿陈明联手推出“立兴随笔”专栏，既有客观严谨的政经时评、意味深长的职场感悟，也有幽默风趣的读书见闻、情真意切的生活心语，希望能与读者分享所思、所感、所悟。

文：陈立兴 画：陈明



# 真巧

记得女儿小时候刚开始学作文，总是憋大半天也写不了几个字，于是带着哭腔找我帮忙，“不会开头啊。”我就说，“那就从中间开始写。”女儿又说，“中间也不会写。”我还有办法，“那就先写结尾。”女儿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质问我：“开头和中间都没写，咋写结尾啊？”

开头、结尾和中间都不会写，真是难为她了。好在我还有最后一招，“别管开头、中间、结尾了，看了作文题目以后，想到什么话、什么事、什么词，都列到纸上，然后再排顺序。”这个办法很奏效，过一会儿，几百字的“作文”就完成了。几次之后，我发现女儿虽然不为难了，但写得东西不是“我们一定要……”、“我们一定能……”之类的口号，就是“老师我爱你”、“妈妈喜欢我”之类的空话套话和“爱党爱国爱政府”的大道理。写了几篇这样的作文之后，自己都讨厌自己了。于是我跟她说，写作文

要写真话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，因为“写一句假话、空话并不难，难的是写一篇都是假话和空话。”

按照这个原则，女儿还真写出几篇率真的好文章，满篇的天真烂漫。小学的时候偶出惊人之语，老师夸她“早熟”；中学的时候老师仍然夸她“朴实”；但同样的文章，到高中的时候，老师就又开始觉得有点“幼稚”了——写好作文真是一件难事。

这也许就是许多人写作的烦恼，开始写得假，缺少真；有了真，缺少的是巧。

比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里引用了一首诗：“昔为倡家女，今为荡子妇，荡子行不归，空床独难守。”可以说是句句是真话，不避讳，不隐瞒，让人觉得荡子可气可恶，倡妇可怜可爱。王国维说，这首诗“淫鄙之尤”，就是低级下流到极点了，但是又说“然无视其淫词鄙词者，以其真也。”——如果不考虑格调，却也真得可

爱。

再来看一个“巧”的例子，“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，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”诗中主角的情况与上一首差不多，但写得很巧妙，心里想的虽然是远在辽西的丈夫，却怪黄莺儿乱叫把自己吵醒，害得他不能在梦里见到丈夫。虽然言语与上一首同样浅显，但功力却天壤之别了。

由此可见，“真”的功夫好学，但写文章一直“真”下去，自己没有负担，但别人看了却不一定认为是好文章。因此，写文章还要会用“巧”，特别是我们经常要对国家政策发表评论，如果直来直去，恐怕磨光了键盘、磨秃了手指也难有出头之日。所以，香港专栏评论家董桥有一句至理名言，“越是阅历丰富、满肚子圈圈的老狐狸，越是写得见地。”